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——第六輯

燭

火

錄

(中冊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

第六輯

燭

火

錄

(中冊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燭火錄卷七

江陰雲墟散人李本天根氏輯

甲申（一六四四）冬十月乙卯朔

大清定鼎燕京，世祖章皇帝卽皇帝位；頒詔天下，普與臣民更始。

福王使臣左懋第等次張家北行剿賊，而貴國許百人從行。懋第衰絰入都門，至則館之鴻臚寺。請祭告諸陵及；至是益輕中朝，陰乃陳太牢於旅所，哭而奠之。懋第等至張家灣，攝政王令旨並及武臣之黨於士英屬國禮進見。參謀陳用極曰：『此事所關甚大，不可不爭』下，陪京不守，潞王力爭，乃改鴻臚寺。懋第欲先謁陵，後進見；攝政王不許。奉謙益等實生厲階；遂鴻臚寺；大清關防甚嚴。至十四日，大清內院剛林榜什率十餘人至，服佩刀登寺堂，踞地坐；指地上氈，令懋第等坐。詰責：『江南何故便立天子？先帝遇難，江南何無一矢相加？』懋第曰：『諸臣聞變，正欲北行剿賊，而貴國先之；恐驟以兵至，似與貴國敵。今始相酬，並約剿賊耳』。剛曰：『毋多言！我兵卽日下江南』。陳洪範曰：『今以禮來，乃兵往』。

耶』？懋第曰：『且莫小視我江南』！聲色俱厲。剛等去。明日復來，言如前，懋第終不屈；乃持國書、銀幣去。懋第遣陳用極以謁陵、改葬先帝后請，不許；遂陳太牢於寺廳，衰麻與將士哭奠三日。又以雞酒奠范景文殉難諸臣（或云：國書不受，以稱「御書」故也）。

福王召朱大典爲兵部左侍郎。誠意伯劉孔昭、兵部侍郎徐人龍等白其縱子交賊之誣，而大典亦自結於馬、阮，故得召。

授楚府中尉朱盛濃池州府推官。

召兩廣總督沈猶龍理兵部事；不就，乞葬親歸（猶龍，字雲升，松江華亭人，萬曆四十四年進士。崇禎時，官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督兩廣軍務兼廣東巡撫）。

錦衣衛馮可宗捕得江陰知縣郝明徵行賄李沾；馬士英代爲之請，有旨：『諭吏部：郝明徵原非行賄，准復原官』。

初三日（丁巳）

禮部尙書錢謙益疏薦蔡奕琛，頌馬士英功兼雪逆案阮大鍼、楊維垣、虞廷陞、周昌晉、吳孔嘉、虞大復及爲賈繼春、馮詮、呂純如訟冤。謙益素領袖東林，至是希指附

和；天下笑之。

謙益疏陳愚臣報國心長，內條列四事：一曰嚴內治、二曰定廟算、三曰振綱紀、四曰惜人才。定廟算款內有云：『老臣孫承宗有言：以文統武，極是弊法。臣觀三十年來文臣出鎮專征，鮮不債敗；其綽有成算、克奏膚功者，承宗之後，馬士英一人耳。先帝以楚事付左良玉，而舊疆恢復；以閩事付鄭芝龍，而嶺海無虞；此專任武將之明效也。臣以爲此地添一撫、彼地增一督，旁挽衆掣，無裨邊事。不若專任武將進取，全局一以畀之；而公忠惇大之臣挈持其綱領、提掇其精神，庶可坐策其成矣』。惜人才款內復分三事：『一、資幹濟。今天下動稱乏才，非才乏也；分門戶、競愛憎、修恩怨，卽其胸中了然，如暗者之不能言、魘者之不能寤，有物以限之也。今世人才當摧殘剝落之後，以真心愛憎、公言搜括，庶可共濟時艱。臣請舉其所知，有英穎特達之臣如蔡奕琛、馮元颺、祁逢吉、何謙者，謀國任事，急病讓夷之選也。有老成典型之臣如唐世濟、范鳳翼、鄒之麟、尹仲、曹學佺、王相說，端委廟廊，疏穢鎮浮之選也。其有公望著聞、迴翔應拔者，舊詞臣余煌、道臣陳洪謐之流也。其有才品卓犖、淪落可惜者，科臣陶宗道、楊兆升、胡周鼎，道臣李嗣京、李瑞和、知府臣李恢先、部臣譚貞默、郭昭封之流也。伏乞敕下吏部，令廷臣各舉所知，期於拯時厄、濟世用，不復以黨論異同，徒滋藩棘；則人才日出

，世道漸夷矣。二、雪冤滯。先帝欽定「逆案」所結正奄兒媼子獻媚、贊導、誚逆之罪狀，而定案諸臣未免軒輊有心、上下在手，故出故入，往往而有。陛下既以贊導無據，拔阮大鍼而用之矣。若虞廷陞，以京營建祠不畫題削奪者也；楊維垣，首糾崔呈秀者也；虞大復，以哭奠左光斗幾至重譴者也；吳孔嘉，以報復父仇牽連；周昌晉，以持論倚傍定案者也。伏乞勅下吏部詳察本末，酌量錄用。其餘果有真正冤抑如六臣者，方與昭雪，許其自新，以成先帝懲癉之志、昭國家平明之治，亦渙群破黨之一端也。三、拯流離。今燕都淪沒，其間多忠臣志士不忘故國者。所宜接濟安插，擇其能者官之；無使顛連瑣尾，有悔來之思。進士王崇簡、建平令高揚、孝廉孫奇逢等遁跡畿南水鄉，不臣闖、清，間關三千餘里；遣人貽書告臣，誓欲結伴南來，九死不悔。又聞山東、河南舊臣故家，結寨聚兵，日夜冀王師之至；朝廷可無以繫其心、慰其望乎？三輔長吏，歎慕漢官之威儀；沙州子弟，號慟唐世之冠服；臣讀史及此，每爲流涕。伏乞陛下加意收恤，以南宋之遏絕歸正人爲戒，則亦恢復之一資也。內蔡奕琛曾以復社故，抗疏攻臣；臣心知其誤，殊爲惜之，固已釋然置之矣。天下多事，將伯助予；中流遇風，吳、越相濟。果有嫌隙，固當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；況臣本無仇於奕琛者乎！臣親見門戶諸臣植黨營私，斷送社稷、斷送君父，何忍復師其故智乎！且他日獨不思見先帝於九京乎？「逆案」之故入者賈

繼春、阮大鍼，皆慷慨塊壘男子也。周宗建之攻逆奄也，大鍼實贊其議；安有奮臂怒目引人以攻奄而身反爲贊導乎？賈繼春家居時，顧大章被逮過新鄉，繼春策馬餞送，洒淚贈別。已而有法司定案一疏，解死者之孥，全生者於囹圄，斡旋推挽，備極苦心；而反坐爲罪案，冤乎？不冤乎？他如馮銓，以申救繆昌期、周宗建被逐去位者也，而不免於入。房壯麗，清兵陷畿輔投井死節者也，而終不得出。呂純如與董應舉及臣等以經濟相期許；應舉每言其枉，聲淚俱下，其平生可知矣。有旨：『蔡奕琛、楊維垣，着吏部分別錄用。所舉未免太濫，條字踰格；以後還宜詳慎，着飭行』。

時馬、阮擬翻「逆案」，擢用楊維垣；以謙益爲東林黨魁，欲令其疏薦，以塞群議。乃以爰立誘謙益，謙益爲出此疏。夫謙益老於門戶，初以門戶攻門戶、今以門戶薦門戶；榮利薰心，老悖抑至此哉！

按虞廷陸疏參何士晉黨護王之案挑釁宮闈，又參孫居相力攻李三才褫革。楊維垣疏參王之案、張差之案，又參孫承宗柳河之失，乃窺崔呈秀失勢，出疏糾參；猶公然頌逆奄廠臣不愛錢、廠臣爲國爲民。虞大復爲南禮部侍郎時，逆祠落成，特往上匾額對聯。吳孔嘉拜逆奄爲父，得鼎甲；黃山之案，貽害一郡。周昌晉疏參程正己、又參盧化鰲，與李蕃、李魯生爲逆奄搏擊正人；長安有「一周二李，其權莫

比」之謠。賈繼春於逆奄播惡時，疏參楊、左串通王安倡爲移宮之說，逼辱康妃；逆奄遂矯旨：「楊漣等雖追贓身故，顧大章限十日同結。爰書既定，就依這本上說，將諸奸罪狀着文書房纂集成書，頒行天下」。馮銓導逆奄殺熊廷弼，因構成封疆之獄；誣楊、左六君子納賄，致追贓隕命；其去位也，以與崔呈秀爭寵，呈秀讒之於逆奄，故逐。繆、周之逮，在山西巡撫本內；票出，銓正在東閣，不聞有申救之事。阮大鍼疏云：「馮銓闔門殉難」；此疏云：「房壯麗投井死節」：如出一口（文秉）。

逮張家玉。阮大鍼等攻家玉薦劉宗周、黃道周於賊，令收人望、集群黨；家玉遂被逮。

家玉與周鍾同館，又出周文忠鳳翔之門。柄國者惡之，竟羅織成獄，削職居錢塘。

紫薇無光，前星下移四、五度；至明年八月始復。

寄流寓諸生於淮安府學。

巡撫何騰蛟薦傳上瑞爲長沙僉事（上瑞，武定人，故武昌推官；賊圍城，遁走）。史可法遣官屯田開封，經略中原。時諸鎮各分汛地，擇便利處。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最衝要，諸鎮不敢任，可法自任之；令幕下文武築壘沿河南岸。

以莊子固爲副總兵，俾興屯於徐州、歸德間。

兵科王世鏐奏李述祖、朱元臣偷生負國，有愧諸勳。有旨：『諭兵部：臨淮侯李述祖奉命守城，城陷君亡、偷生南竄，着嚴議！』

熊汝霖以奉使陞辭，疏言：『朝端議論日新，官府揣摩日熟。自少宰樞貳，悉廢廷推；四品監司，竟晉詹尹；蹊徑疊出，謠詠繁興。一人未用，便目滿朝爲黨人；一官外遷，輒訾當事爲可殺。市井狡獪，眈眈得官；置國恤於罔聞，逞私圖而得志。黃白充庭，青紫塞路；六朝佳麗，復見於今。獨不思他日稅駕何地耶？』不報。

諭禮部：『百姓萬家，豈無淑女？着博訪細選！』

以李向中爲車駕司郎中（向中，鍾祥人，崇禎十三年進士；官秀水知縣）。

初五日（己未）

以張縉彥戴罪總督北直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軍務，便宜行事。縉彥以本兵從賊；賊敗，縉彥竄歸河南。自言集義勇擒僞官，收復列城；入賄馬士英，卽授總督。

或云：大學士王鐸保之，故有是命；並給空札二百，委署文武。

「五小史」云：初，賊挾縉彥西行；縉彥潛召義人張一方、蔡元吉沿途襲劫，脫身走龍泉關及太原。賊追之急，縉彥走共城。聞福王立，遂南渡；爲賊尉馮國寧盤獲於芝麻口，申報自成拘之新鄉。縉彥召族姓姻友潛結太行諸雄舉義，而賊將勒馬貫矢出，縉彥命張一方刺殺之，盡殲其黨；擒府縣諸賊官，豎義旗於合河吉崗。同時舉事者，都司蘇見樂、秦衍祉；聞風來歸者，輝縣吉士式、郃修武、李之煥、都攀桂，獲嘉李青、夏時亨、原任推官解居易、知縣李昇、郁英、總兵魯宗孔；遙爲聲援者，河南許定國、山東張大翼。縉彥上舉義復仇疏，帝畀以原官，力辭不受；惟願盡殺賊黨，以報先帝。經營諸寨四百八十九處。

定勇衛營萬五千人。

初七日（辛酉）

大學士高弘圖罷。弘圖既謝政，無家可歸，流寓會稽。

初，弘圖家甚富；山東遭亂後，纖悉無存，惟一幼子自隨。及入政府，與姜、史協心，以中興爲己任。及士英爲政，事事相牾，連上四疏乞休，遂罷。

史臣曰：當燕京陷沒，中原盜賊充斥；惟江左粗安，文武備位。然將帥雖有四鎮，

合計提兵不過十數萬；且將各一心、軍非宿練，各擇善地，競相私鬪，史可法不可制。左良玉在莊烈帝時，顯然跋扈；至是益輕中朝，陰圖不軌。而士英握柄於內，東林黨人以不遂立潞王議，故益肆攻擊並及武臣之黨於士英。於是文武互爲爭勝，愈不可解，置封疆於不問矣。及大清兵日南下，陪京不守，潞王亦降於杭州。推其原，馬、阮爲亡國之奸，而高弘圖、呂大器、錢謙益等實生厲階；遂致東南半壁，一旦淪喪云。

戶科陸朗疏論：『徐石麒以巧詐文其口、劉宗周以迂腐託於正；必得真才真品如王驥、鄭瑜，畀以節鉞，庶幾無愧』。

初八日（壬戌）

給事中李維疏言：『張縉彥閣忽失機，寸斬莫贖。逆賊入宮，青衣候點；及賊西走，乃鼠竄狼奔。草間求活，延散餘魂，安能收復河北；總督何官，顧畀賊臣！而士英等勿恤也。』

琉球使臣金應元入朝，以世子尙賢襲位來告。

戶部尙書張有譽奏：『御用需迫，請差內員各處催趲』。

馬士英、阮大鍼重夏允彝名，屢爲好辭招之；拒不應。服既除，猶不起。

照磨張明弼訴奏周鑣險惡。

起補張孫振爲四川道御史，掌河南道印。孫振先年巡按山西，劾學道袁繼咸貪污，合省不平。巡撫吳甦特奏保舉繼咸，列孫振不職狀；奉先帝旨提問遣戍。至是，阮大鉞等方與甦等爲難，遂起孫振。

馬士英奏請州縣生童上戶納銀六兩、中戶四兩、下戶三兩，准送提學收考。溧陽知縣李思模爭非法，不肯奏行；士英劾罷之。

驗封司員外郎華允誠引疾歸（在任止十三日）。
添設太僕寺署。

初十日（甲子）

鳳陽地震。

高傑趣裝北行，祭旗，疾風折大纛，西洋礮無故裂。應廷吉私於其友曰：『明年太乙在震，角、亢司垣，始擊掩迫壽星之次；法當蹶上將。吾懼衆不敢言』。

戶部尙書張有譽奏，酌定白糧每石折價銀一兩三錢。

帝居禁中，與伶官演戲爲樂。街談里唱，流入內廷；梨園子弟、教坊樂工，出入殿陛，諸大臣呼爲「老神仙」。賁緣求進者，接踵而至。亦間喜丹青；馬士英嘗

進沈啓南畫一卷，帝新署數字，士英亦跋一行。時羽書旁午，士英猶與門下僧利根談禪、鬪蟋蟀；時號「蟋蟀相公」。

松江王光承被徵，知事不可爲，佯墜驢傷足；歸與弟烈偕隱石笥里，屏迹城市以終（光承、字玠石，幾社中名士也）。

逮原任禮部郎中周仲璉。仲璉與吳昌時同入宜興之幕；延儒敗，仲璉捐金數萬營免。逆闖之變，削髮潛遁。至是，刑科梁應琦論其卑污無恥，故逮。

錄梅殷後一人爲散騎（殷，尙太祖女寧國公主）。

御史沈宸荃疏言：『今經略山東、河南者，王永吉、張縉彥也。王永吉失機，先帝拔爲總督，擁兵近甸，不救國危。縉彥官部曹，先帝驟擢中樞，乃率先從賊。卽加二人極刑，亦不爲過。陛下屈法用之，而王永吉觀望逗留、縉彥狼狽南竄，死何以對先帝、生何以對陛下！』

馬士英奉旨『免究』。

按張縉彥身任中樞、王永吉躬膺節鉞而皆偷生降賊，正前諭所謂「督撫降賊，情罪極重；豈可列二等」者也。卽當立肆市朝，以信前旨、以正國法。乃貪其厚賄，非惟不誅、反畀總督

，何歟？欲使功耶，則二人之功，已見於天下矣；欲使過耶，則負君事賊爲何等過，而堪再使耶？「明季遺聞」稱『永吉敷歷中外，曉暢兵機，山左感其德意。縉彥夙饒經濟，在河南遍歷深山窮谷，宣布朝廷德意，延問流民，給田開墾，倡義興師，奮不顧家；母祖妻妾，流離致死。拮据無成，爲君子所深惜』。吾又不知其何說矣！

時王永吉、越其杰、王燮以赴任無地，皆不行。

周延儒子奕封乞恩免追贓。馬士英票旨：『周奕封准赦免。罪輔贓賄係親弟正儒；正儒既故，未完贓銀十萬兩，着於汪曙名下追完』。

按汪曙，正儒婦翁也。曙與正儒俱壬午南榜貢士。

免吳昌時贓銀十之五。

十二日（丙寅）

鳳陽再震。

祖陵火，松柏皆燼。里民遙見陵中二人相鬪，一衣青、一衣朱。尋聞號泣不輟，乃率數十人持杖入，惟見二犬踉蹌走：識者已知其不祥矣。

狼怒躍（按狼爲盜賊。巫咸曰：『狼星易處，天下大饑，兵滿野』）。

丁啓睿、丁魁楚合奏：『有侍郎金之俊保舉二臣，清撫遣人持檄文至，爲劉良佐所獲；謹合辭待罪』。

修興寧宮，建慈禧殿。高皇帝時，以修殿餘材置南工部庫，已朽矣；一時佞人指爲嘉瑞，稱曰神木。帝悅之，遂大興土木。

大清發兵：一往山西、一往徐州、一往河南。

福王遣司禮監太監孫元德往建慈禧殿。高及戶、工二部一應錢糧。

凡年額關稅、兩浙鹽漕曰神木。帝悅之引行鹽，一概隨解。

予降賊被殺太監李鳳翔以修殿餘材置南學（韓贊周出其門下，故爲之請也）。

十六日（庚午）

召楊維垣爲通政使（維垣，文登人，隸籍京師；萬曆十四年進士。天啓中，官太僕少卿，視御史事。崇禎初，削籍，入「逆案」）。

自大鍼出，而維垣輩相繼彈冠；維垣出，而盡翻「逆案」：是目無先帝也。重申「要典」

，是再擁逆奄也；更理「三案」，是神、光兩廟之靈威勿妄也。維垣之惡，不在大鉞下也！

予吳阿衡諡「忠毅」（阿衡爲薊遼總督，方與鎮監鄧希詔稱壽，必欲滿百杯申百歲之祝。時當崇禎十一年冬，大清兵臨密雲城下；阿衡醉不能師，遂遇害）。

改授彭遇鵬爲御史。遇鵬大言不慚，謂馬士英曰：「岳武穆言大誤！文臣若不愛錢，高爵厚祿，何以勸人？武臣必惜死，方養其身以有待」。身任募兵十萬，或問餉從何出？曰：「搜括可辦也」。

權酒稅。

馬士英奏：『沽酒每斤定稅一文』。

十九日（癸酉）

命丁魁楚以原官總督兩廣軍務。

魁楚未赴河南，會兩廣總督沈猶龍去任，命魁楚代之。

復景帝母后氏爲皇太后，諡曰「孝翼溫惠、淑慎慈仁、匡天錫聖皇太后」。

復建文帝□允燬吳王，諡曰「悼」；允燬衡王，諡曰「愍」；允熙徐王，改諡「簡」。

曰「哀」；長子文奎曰「恭愍」。皇太子文圭追封原王，諡曰「懷」。公主皆復舊號。

高傑移駐徐州，以左春坊衛允文兼兵科給事中，監傑軍，西討土賊程繼孔（允文，字祥趾，韓城人，與傑同鄉；崇禎四年進士，歷官諫德。京師陷，被賊拷掠，乘間南歸；傑請爲己監軍）。

程繼孔，崇禎末被擒至京師，乘李自成之亂逃歸。

命總兵王允成駐岳州、馬進忠駐荊州。

襄惠伯常應俊薦許定國，謂其有實心恢復。

起陞朱繼祚禮部尚書，協理詹事府事。

魯王移居台州。

陞葛亮太常寺丞。

二十日（甲戌）

以張捷爲吏部尚書。徐石麒罷，士英擬用張國維，而阮大鍼以內傳用捷。士英駭